



轂

耕

鋤

黃

1 曹 5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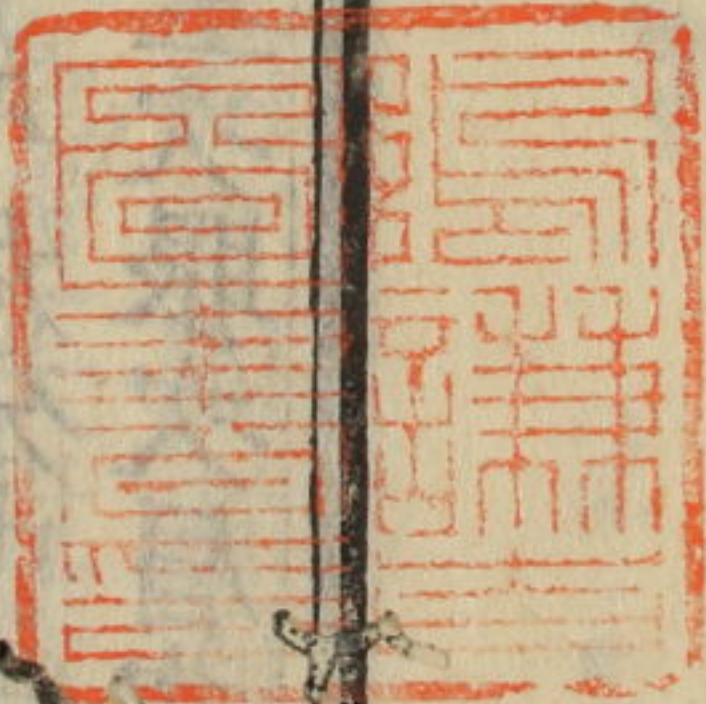


門 1 譜  
3  
卷 4

輟耕錄卷第十一

寫像秘訣

王思善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  
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  
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  
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  
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  
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  
日華畢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  
達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惟貌人





之形似抑且得入之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今  
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  
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  
方呼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  
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  
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  
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  
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  
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

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  
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  
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  
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  
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二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  
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  
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膩脂則三朱  
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



燕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  
黃老青各一點粉薄鼻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  
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

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燕脂膏

鼻色紅燕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青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色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

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  
用

手指甲先用燕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燕脂粉視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墨粉然後再染提撥絹則  
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

紅用銀朱燕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燕脂合○

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



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  
 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  
 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  
 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上黃標合○艾褐用粉入  
 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  
 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  
 入藤黃臘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臘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為主  
 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

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  
 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  
 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  
 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  
 ○王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鮫色用粉漆綠標墨  
 入少土黃合○毳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  
 臘脂合○雅青用蘇青靛螺青罩○鼠毛褐用土  
 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



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為主入少  
 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瓊綾  
 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沓皮用土黃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檀用粉土黃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鞢用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  
 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臙脂合○其餘一一不能  
 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  
 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

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  
 削粉石榴顆綿臙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者  
 墨臙脂合

相地理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可之  
 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  
 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  
 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  
 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為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闌官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為後人戒

夢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為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由風疾之紹饋藥瘡之獲蘇曰一再詰問九月四日又

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丁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為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法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荅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



也為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為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律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温都統為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白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温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

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憤憤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計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為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賢母辭拾遺鈔

聶以道宰江右，下邑。日有村人早出賣粟，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二兩張耳，寧有三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村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斬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

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女奴義烈

孕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孕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往下拔刀，礮頸上。諸侍婢皆散走，孕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



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乞解主婦縛余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余那身余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性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余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

爲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秘呪故爾寂感即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迅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號州閩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父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先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撰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



皆以為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夜航船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文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為之隄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識與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  
盎傳以不親為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  
齊書祖瑒高元海奏瑒不合作領軍并與傳廣寧主  
交結瑒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西皮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  
馬鞭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  
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為之事見因語  
錄

煖屋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釀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  
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曰煖房來則煖屋  
之禮其來尚矣

鬼室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  
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  
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  
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  
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



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答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頰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頰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

之必活頰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頰劍劍纔及頰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謂駟儉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



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墓屍如生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為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放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為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末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

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距今百七十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剝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者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鉤其髮，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唇之屬，實之士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又年乾涸，陰毒疑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西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賢孝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

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繆段製袍為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為油所污，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往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爾母陽為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入咸，以此為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鞞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太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馬，今萬戶有姓者。



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鞞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繫曰袍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史記帝記三

父馬杜馬也史記平準書

毳布西胡說文曰

香物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

藏魚說文鮮藏魚也

清室獄也史表益傳

猊糖後漢顯宗記

令草宜男花也傳玄賦

毛席西域傳注

竹練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荀也說文

練香和香也李賀詩

南威檄攬也太平廣記

石密櫻桃也同上

木蜜棗子也同上

雜馥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脂炬燭也杜陽雜編

竹胎荀也說文

調香和香也華嚴經曰

毛布襦也詩七月箋

獵碣石鼓曰獵碣

玉窪酒器也緯畧

挾日從甲至甲凡十一

挾辰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石榴也酉陽雜俎

金鑊刺肉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鑊刺肉將入口門外



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  
比回無覓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  
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鑿屋掃瓦  
瓦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鏡  
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猶來偷肉故帶  
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  
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杭人遭難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一二婦人則多以口腹  
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  
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  
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  
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白米價等有贊力人則得  
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  
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  
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  
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  
十六七軍旣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大半病  
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  
 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黠僧於閣木上皆鑿萬  
 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  
 觀凡起造必作麗語題梁間其餘則記在持檀越主  
 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  
 尉士誠未歸順時偽稱誠主國號天周改元天佑曆  
 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  
 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禮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  
 數乎

△瘡音瘡病甚

阿瘡瘡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  
 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  
 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失至縛勝靜鞭數  
 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  
 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  
 所本

海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  
 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



遼海類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  
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  
矣朱張特舉行耳

夫婦死孝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纒以資之天曆  
間浙右菑荒米價騰踴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  
弟屢勸斬丘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  
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  
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  
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輟耕錄卷第十二

輟耕錄卷第十二

園池記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  
 讀之往往昧其句讀況義乎哉韓文公謂其文不歸  
 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  
 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  
 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  
 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  
 記曰絳即東雍○雍去聲為守去聲理所○稟參所今實沈  
 分○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思去聲晉



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無磽交口  
 切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與平聲益侈心耗物害時  
 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啤緬啤音  
 疑也緬孤顛。阿偃上苦下切玄武踞。守居割有  
 疑作緬。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  
 腔暴三丈。餘。或屬上句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洄  
 漣。虹蜺雄雌。穹鞠覲屬。時礙佞切島坻池音  
 淹淹委委。平聲莎靡縵。莫切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晬。雖遂切思。西  
 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補各切立。萬力千氣。  
 底音發。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  
 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鬚。黃帟。於元累切追珠。  
 丹碧錦襖。身刀囊鞞縞。刀上切白豹玄班。飫距  
 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音領曰槐  
 有槐負。虛器切護。霽鬱蔭後頤。渠決決綠池西  
 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音軒騫  
 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擁  
 列與槐朋友。嶸。鈕銜切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



刮級面西。異隅疑作間。黃原玦天。汾水鈞帶。白言謁。行且良間。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去聲發生收歛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潁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奴巧切。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徒計切。捩刀計切。蹴墉。御渠欽池。南楯楹。景恠。嬀。蛟龍鈎牽。寶龜靈廳薄猛切。文文章章。陰。飲呼合切。墊都念切。歛呼括切。煙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酥音灰。

原。開哈呼來切。儲。虛明茫茫。鬼眼頰耳。可太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佻音弼池豪渠。憎乖憐圍。正西曰白濱。蒼鳥外切。深憐黎。素女雪舞百。俗。水翠披。啾啾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音步埒。日卯西日或作自。樵途鳴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毀切。絢化。大小亭餽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俾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為或作池溝沼渠濕漉音叢。潺終出。汨汨干筆切。街街畦。



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預切將。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麗上下可通。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作一句。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否音。補建者。池由於煬。及當作者雅文安薛雅裴文安二人發土築臺為拒。幾平聲附於汚官。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汚於汙官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

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作一世說。土田。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噉窮華。啤緡孤顛。阿偈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作一潭中。癸次木腔作一瀑三丈餘。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覲作一莎靡縵。南連軒井。陣。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一作。彘匿地。電火。雷風。右胡人。鬪。黃幣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過。緡。白豹。玄班。飫距掌脾作一有槐負護霽。爵蔭。渠。



決決△綠池西△直南折廡赴△擁列△與槐朋友  
 △異隅間△白言謁行△旦良間△遠岡青縈△近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  
 △所為發生收斂△正東曰蒼塘蹲瀕西萍望△  
 瑤翻碧漱△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  
 股努帶披蹴墉△南楯楹△景恠燭△蛟龍鉤牽  
 △烟漬靄聚△開哈儲△虛明茫茫△提鷗△絜鷺  
 △嚶嚶千幅△迎引西東△日卯西樵途隄徑幽委  
 ○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  
 隄上○亭後前啤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

下作一擊高槽作一絕竇墉作一為此作池溝沼渠  
 瀑激每字汨汨街街△町畦阡陌每字間入汾作句  
 水祖宗族茂盛作一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  
 △麗絕地郡作一考其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無  
 果有不補建者作一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作一誅  
 △此本多此字病并滷△生物瘠△引古沃澗作一人便幾  
 附於河渠作句

廁籌

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  
 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難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然則



情所進者豈卽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廁則聲韻初  
 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圍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  
 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  
 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  
 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  
 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  
 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  
 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溷而見之然漢文居灞  
 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即  
 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爲義又邳都傳

賈姬如廁有野蕪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  
 非是溷圍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  
 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漆儀禮旣夕禮  
 甸人築圻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裙  
 廁踰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受糞函也  
 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  
 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柏人金日磾  
 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  
 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  
 璞被髮廁上劉季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鹵簿入



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廟贖盟  
孔惺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園矣

拗花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  
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連枝秀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  
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  
慧散人之號袂一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  
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為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堂

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譏之  
疏曰京師第十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  
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  
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  
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  
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  
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  
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絢做鹿  
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  
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



皂條銷金帳，冷波風情養丹爐。消磨人性半世連枝，  
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  
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道，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  
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  
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意陣當  
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  
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鳥飛兔走，急回  
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  
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太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  
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  
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  
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擦牙  
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  
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  
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真本  
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官商人盡誇七真堂，  
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主母，不比  
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錘。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  
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



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撒等閒秋月  
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  
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  
物是必太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  
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  
玉磬金鐘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  
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厚德君  
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郤鞭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

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簡拔取之則  
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  
以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悟取還  
之

奉母避難

秦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  
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  
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  
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為孝行所  
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朴立威為務哀哉

著衣喫飯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着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

語

文章政事

呂仲實先生

思誠

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

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入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買米於人室氏有各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



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十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

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宜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執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渾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齊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



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  
 一哉蓋圓則之運太氣舉之方儀之靜太水承之氣  
 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  
 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胸消於朏鬼而大小  
 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晝  
 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  
 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太梁析木河漢  
 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  
 木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  
 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

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  
 於神明而古今不冝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遠引  
 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  
 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  
 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  
 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  
 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  
 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  
 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  
 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



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母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冷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卒載夫歸具以白為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

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察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取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義兄集萬上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



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  
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  
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  
乎既歸持一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  
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  
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  
父母膝下比母仍似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  
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一兒  
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

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  
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  
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  
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  
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  
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  
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就葬  
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真烈  
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  
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



女終身誓不再娶

特健藥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齧亂之歲見有宮中嘗觀先  
后閱書法數軸將榻以賜潘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  
餘函於億歲殿陳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  
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珠瑁軸者云是梁氏舊  
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  
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至女學間  
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一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  
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

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  
丙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又踐虜庭無功於此徒  
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  
善惡諸人隨事答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  
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作者時有  
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  
特健藥作云特健藥恐是錄梓誤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  
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



人宮詞種得海棋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張道人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

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陰德延壽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首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



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棄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其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

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帝師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太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太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合失







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與  
社長吳信甫於王先生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  
二條上釘鐵鍼四箇魘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絲  
五色絨上俱有頭髮相纏又小葫蘆一箇上拴紅頭  
繩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命一  
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空中言我是奉元路南  
坊開張機房耿大第二男頑驢這先生改名頑童我  
年一十八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殺了我二十  
二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腦兒李帖家孩兒延  
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殺了我改名買賣我被殺時年

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萬里即王先生狀招年五十  
一歲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陽  
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興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  
會使術法迷惑人心收採生意使去人家作禍廣得  
財物我有收下的賣與你一箇隨於身畔取出五色  
綵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我課  
算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命法水咒語迷惑  
活割鼻口唇舌尖耳朵眼睛咒取活氣剖腹掏割心  
肝各小塊曬乾搗羅爲末收裹及用五色綵帛同生  
鬼頭髮相結用紙作人形樣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怪



根隨到伊下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咒燒符聽得口  
言不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甚去劉先生  
分付李延奴你與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咒語收禁  
萬里與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絲帛頭髮相結一  
塊稱說可改名買賣傳教采生遣使收禁符命咒水  
又云牛狗肉破法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  
見廣州舊識鄭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覓我有收下  
的生覓賣與你萬里與訖鈔一錠鄭先生取出五色  
絲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耿頑童萬里將  
與李買賣一處遣使以課算為由前到大同路豐州

黑河村地面往來至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  
命將伊女周月惜八字看算性格聰慧要將殺害收  
采生覓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黑  
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來認得係是月惜在  
彼出後萬里密念咒語向前拖拽往東奔走將月惜  
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  
開扯下懸蓋眼膽及將頭髮割下一縷用紙人并五  
色采帛絨線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  
唇舌耳尖眼睛手十指稍脚十趾梢却剖開胸腹纔  
左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曬乾搗末裝於



小葫蘆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察罕腦兒平易店安下開張卦肆與王弼相爭挾讐令生蒐周月惜等三名前往本家作禍為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及責得李福寶即李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口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二月內冷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被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寧縣并太回路豐州照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緣由相同呈乞咨請施行准此送據刑部擬得王萬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

遷徙海南安置

烏寶傳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寶傳今不能記其全篇有入出永嘉高則誠明烏寶傳相示雖曰以文為戲要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寶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顯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寶輕薄柔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得聖人一貫之道



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謀於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局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執利其富室執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容於

弘農田氏田氏朴且質寶竭誠與交田氏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色宴游為事寶甚厭之隣有商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交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往偽為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時崑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為寶交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於寶焉寶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



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死若存餘技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盛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寶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

綠窓遺藁

新喻傅汝礪先生 若金嘗志其妻殯云君諱淑字蕙蘭姓孫氏其先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

君高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晨起獨先盥櫛適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晡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夕聚家人瞑坐說古貞女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余疾者欲因動之君曰大人以愛子許人必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盡孝道死之日母大慟既瞑目父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及母出私泣告余曰妾為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矣為將奈



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泰定五年八月廿  
 有一日也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  
 氏蕙蘭早失母父周卿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女誡  
 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學也因其弟受唐詩家法於庭  
 取而讀之得其音格輒能為近體五七言語皆間雅  
 可誦非苟學所能至者然不多為又恒毀其藁家人  
 或竊收之令勿毀則曰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紵組  
 紃以致其孝敬辭翰非所事也既卒家人哭而稱之  
 因出其藁得五言七首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  
 者廿六句持為編集成帙題曰綠窓遺藁序而藏之

五言詩曰窓裏人初起窓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  
 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倦  
 聽不須調右小閣烹茗茗疏簾下玉鈎燈光翻出鼎  
 釵影倒沉甌婢捧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  
 月轉晚妝樓右燈前催曉妝把酒向高堂但願梅花  
 月年年映壽觴右采閣閉朝寒妝成擬問安忽聞春  
 雪下喚婢捲簾看右粲粲梅花樹盈盈似玉人甘心  
 對冰雪不愛艷陽春右小小春羅扇團團秋月生蟠  
 桃花樹裏繡得董雙成右自拂雙眉黛何曾慣得愁  
 若教如翠柳便恐不禁秋右七言詩曰樓前楊柳發



青枝樓下春寒病起時，獨坐小窗無氣力。隔簾風亂  
 海棠絲，右綠窓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  
 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右小妹方纔習孝經，  
 可憐嬌怯性偏靈。自尋女誡窓前讀，嗔道家人不與  
 聽。右幾點梅花發小盆，冰肌玉骨伴黃昏。隔窓久坐  
 憐清影，閒劃金釵記月痕。右繡被寒多未欲眠，梨花  
 枝上聽春鶯。明朝又是清明節，愁見人家買紙錢。右  
 春雨隨風濕粉牆，園花滴滴斷人腸。愁紅怨白知多  
 少，流過長溝水亦香。右春風昨夜碧桃開，正想瑶池  
 月滿臺。欲折一枝寄王母，青鸞飛去幾時來。右空塔

日晚雨纔乾，小婢相隨倚畫闌。金釵誤掛緋桃落，羅  
 袖愁依翠竹寒。右小窓今夕繡鍼閒，坐對銀蟾整翠  
 鬟。凡世何曾到天上，月宮依舊似人間。右乞巧樓前  
 雨乍晴，鸞鸞新月伴雙星。隣家小女都相學，鬪取金  
 盆看五生。右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  
 紗窓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右未成章，詩曰  
 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戶見棲鴉。  
 繡簾當雪卷，銀燭背風然。雪晴山顯翠，風暖水生紋。  
 萱草當堦綠，櫻桃落地紅。芍藥開時病，茶蘼落處愁。  
 玉釵簪茉莉，羅扇繡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



蘭對曉妝花間影過那知燕柳外聲來不見鶯慈親  
 教婢回金剪驕姝嗔人奪繡鍼妝成寶鏡楊花過行  
 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窻裏春泉水親灌堦前石竹花  
 海棠帶雨胭脂重楊柳凝烟翡翠濃先生既喪妻哀  
 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驚風吹羅幙明月照階  
 春草忽不芳秋蘭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禮  
 靈質奄獨化孤魂將安止迢迢湘西山湛湛江中水  
 水深有時極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此始  
 右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遽勤儉畢婚姻新人忽復  
 故衾裳歛遺襲棺槨無完具送葬出北門徘徊但歸

路玉顏不可恃况乃統與素纍纍花下墳鬱鬱坐西  
 樹他人亮同此胡為獨哀慕右新婚誓偕老恩義永  
 且深旦暮為夫婦哀戚奄相尋涼月燭西樓悲風鳴  
 北林空帷奠巾櫛中房虛織紉辭章餘婉妾琴瑟有  
 餘音瞻言瞻故物惻愴內不在豈無新人好焉知諧  
 我心掩衾撫長暮下遺衣襟右人生貴有別室家  
 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兩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為  
 死別離親戚各在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  
 要我悲共盡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感獨曰幽幽蕙  
 草晚靡靡蘭芳斷皎皎夜泉人冥冥不復旦流塵棲



暗壁涼吹經虛幔無論權意消日復愁思亂竟傷夕  
 方永氣變秋將晏當窓慘斷素損篋悲柔翰憶初成  
 好合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歎寤寢忽  
 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判百白曰  
 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及又杳杳遽何之  
 昔為連理木今為斷腸枝相去時幾何百白奄在茲  
 虧月有圓夕逝水無還期棄置非人情何以為我思  
 入室曰妝閣閉長夜幽蘭坐復春猶疑挑錦字不見  
 掩羅巾故物空在自蕭條生網塵右虛窓明月滿芳  
 砌綠苔滋花間時染翰尚憶解題詩寂寞幽泉下貞

心空自知右追和蕙蘭曰小窓開盡碧桃枝憶得青  
 鸞化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江  
 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盡不宜身階前舊種櫻桃樹  
 日暮飛花故著人右嗟失孫氏之詩依乎禮義先生  
 之詩哀而不傷舉得性情之正是可傳也已

為將嗜殺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  
 歸至中途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  
 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  
 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



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  
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  
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仆地氣絕既歛胸間微  
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真漠中隨卒至一所儼  
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  
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平  
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  
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  
接王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  
背王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

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  
卒時某曾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  
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  
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  
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閱籍尚有若干年即  
命原攝卒引至原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  
而起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  
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  
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此  
一事然雖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戒故畧



節太槩如上

釋怨結姻

揚州泰興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傍有李慶四者亦業佃種潛賂王家兒約能奪田與我而不以與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之二分之家兒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主聽奪田歸季氏司固無可奈何既以穀田不相侔輕其直十之一司愈不平會歸而李與嘗所用力及爲立券者殺雞飲酒司因墮所之李欲卻司輒先將一卮酒飲之

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與季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火往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司竊念吾所讐者其家公也何故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司無以爲養生計即所償錢爲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不復乏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年李復出所佃田質陳氏司還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錢比前又損其一爲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紀爲李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雞酒飲亦如之李忘前過不自責反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



間聞人啓戶懼事覺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人且  
 得火器場中驗器底有李字因悟昔我焚彼家以其  
 家人產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  
 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錢五千往李曰昨日小人  
 無狀失禮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謝意幸毋督過李  
 疑給以疾臥不起強請不已遂同之酒家邀酤兒與  
 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  
 生而吾子亦夜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  
 前所仇事瀝酒為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  
 間人不善慎勿為也劇飲盡歡乃更約為婚姻自是

李亦不貧兩家至今豐給此在至正初元間吾謂司  
 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慮時天固以監之所以李  
 不復可加害也向使司氏決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  
 復田未必其無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  
 利澤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嗚呼天豈遠人哉天豈遠  
 人哉

杜荀鶴詩

嘗讀杜荀鶴詩其亂後逢村叟曰經亂衰翁居破村村  
 中何事不傷冤因供寒木無桑柘為著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雞犬皆星  
 散日落前山獨倚門山中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  
 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  
 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爾深山更  
 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亂曰握手相看  
 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要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  
 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  
 逐去渾閒事正是鑿興幸蜀年然方之今日始信其  
 非寓言也

太公

今人謂曾祖父曰太公此蓋相承之謬當稱祖父為是  
 後漢李固之父郃為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曰曰太公  
 以來云注太公謂祖父郃也

剛介

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狀聞  
 綱常者天之所以經天下者也天子所以為天守綱  
 常者也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  
 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陽行省  
 丞相荅失帖木兒即駙馬丞相也心懷陰險行畜姦邪敗壞  
 彝倫反側不道通天之罪無所於容昔在晉邸擢登



首相居百僚之上極一品之榮受任託孤躬承顧命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本官陰畜一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遛不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覲面入降大虧臣節反以籍口矜爲已功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爲耻昔丁公爲項王一將耳嘗一心於漢及天下定高帝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之與漢敵國之執未分尚以大義責之以示垂戒今答失帖木兒之於晉邸爵祿之寵已崇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有甚焉况天曆之初管克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

又復賄賂權臣出爲江西行省丞相兩居江浙至與房隣拜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其害中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毒一方今則移置遼陽遼陽民奚罪焉原其本官昔既不忠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即係東方重鎮反覆之人豈宜處此脫有邊釁關繫非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猶當追貶今既未死得以幸追天誅設居相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辯愚恐姦臣賊子接迹做倣甚非國家之福伏望聞奏爲天下正綱常之義將答失帖木兒流竄遐荒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臣分嚴



罪於綱常者，死有餘辜，以為不忠不道之勸。其於治道，不為小補。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忽魯禿納鉢裏有時分雲都赤汪家奴殿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真班經歷藏吉蒙古必閣赤朶朶等奏臺官備著西臺文書俺商量來行與省家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黜罷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初良禎之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為憂，屢請公再聘，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寡居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為公謀聘之。既歸，執婦

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妹。飲食起居固有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禎。一日，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嗣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又何事焉？即出道家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公因謂夫人曰：向吾再娶，懼無後也。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汰乎？乃聽王氏去。奩貲萬金，悉返之。自是出居，二女道菴戒行嚴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彌至。後良禎貴顯，迎以歸，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



有嚴君內有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過人者宜乎在  
 家為孝子而在朝為忠臣也然其馭歷臺省秉性剛  
 介不畏疆禦事無不言言必有中如駙馬丞相恃居  
 國戚莫敢孰何乃必發其底裏直使去位而後已推  
 此一節則凡忠君之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  
 卒

發墓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陵  
 墓發掘迨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  
 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

空餘白玉簪



輟耕錄卷第十三

輟耕錄卷第十四

忠烈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旁里有入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慄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剗其肉使自啜之且嚼且罵曰我

△此物瀉切木柵  
又壘也



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  
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  
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  
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  
以謂九江為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  
不可不早為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  
以諭民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盡死  
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也聞者悚然  
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進援苟  
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

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  
平章禿堅不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  
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  
初二日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奉總兵御史大夫領  
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住逗  
遛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主大臣官民舟航  
蔽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孛羅帖木兒  
皆逃去僚佐司屬悉為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  
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臥病  
然猶扶憊乘肩輿領兵出境行省以公忠誠昭著授



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  
城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  
上身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趨去日中執益熾分  
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鐵搥指揮左右迎戰衆驚  
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絕聲遂殺之姪男  
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國之守  
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  
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  
不孝也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丟則叔父無後不孝

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  
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  
聞之手批責以太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  
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  
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  
將球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  
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  
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  
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



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譙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詞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爲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屯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旣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爲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且攻

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失遂爲賊所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屈再拜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且暮且至殺爾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君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刺股懷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因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



爲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今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

爲國家臣子而爾忍僞耶旣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爲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也我何爲降再三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濱州人蚤爲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自十六年



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  
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  
田里父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至  
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貞阜具牲醴告祖禰既竣  
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園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  
晚節如是足矣命貞等治睡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  
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  
一乎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燕息寢處  
人莫得與俱詰且貞等恠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公已  
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

晚節爲快又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  
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勝之受僞官  
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殺子女  
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  
爲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  
秋八月間公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  
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爲臣辱國爲將辱師敗降奔竄  
不可勝計甚者含詭忍耻偷生冒榮以爲得志名節  
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萊烈於千百之中莫克  
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



甚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  
 管黼王州尹伯顏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  
 正蕭處士景茂之殺身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  
 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為遂以驚動天下而  
 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容泯  
 若桓之居在簡地乘之必坐廢黜夢正之分顯講教  
 視握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間矣  
 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  
 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  
 於保民終於保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稱烈丈夫又

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為父死婦為夫死聲光赫奕照  
 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天理人  
 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是亦深仁  
 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瘞鶴銘

瘞鶴銘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廖廓  
 耶奚奪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  
 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  
 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門



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  
 真伯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  
 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  
 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為陶隱居書良是其曰今審定  
 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今號真  
 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已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  
 名此又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

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  
 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  
 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少  
 以晉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  
 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  
 二十三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閒  
 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  
 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  
 陽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  
 顧况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



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八爲字二十五安得

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君字彥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



以為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眾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楊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風入松

五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

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醅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冰泮水接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內矣翦一作試

四卦

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怨退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彖曰忍剛發平內



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為能動  
 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  
 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  
 忍成太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  
 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  
 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  
 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乏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  
 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  
 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  
 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

也形而為鬪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  
 有所言豕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  
 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  
 以去辨養靜初上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  
 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  
 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  
 不及舌勝口說也下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無以利  
 口亂厥官卿士戒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  
 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



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其怨卦曰怨有孚終吉彖曰怨之為道善推其所為而已以己之心合入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怨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怨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怨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怨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怨以從入也次五聖人與眾

同欲象曰與眾同欲聖人之怨也上六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入之法可用怨也責已之道不可自怨也其退卦曰退勿用有攸往彖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與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况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於密初上退無咎象曰其進未銳義無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無尤也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為進頤子以定象曰頤子之退



進不可御也上六蝮蝮升高躓而不悔象曰蝮蝮升  
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也

點鬼錄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柴死屍  
見江氏類苑

房中術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  
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  
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  
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

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  
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  
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

婦女曰娘

娘子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頻擾也肥大也從  
女囊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  
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  
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達旦又謂曰草  
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  
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者



之風俗通漢何敞為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  
 韋世康為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兒娘春秋已高  
 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傍人齊  
 和云踏羅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季江私通  
 季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  
 遺以巾幘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謂韋睿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  
 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  
 聞喬知之婢窈娘美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  
 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

曲韋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磚  
 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巧於市韋青納  
 為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  
 李太尉鎮浙西曰為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  
 鸚鵡為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  
 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  
 杜秋娘年十五為李錡妾錡敗入官後坐譴歸故里  
 又竇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  
 州取桂娘去李賀集賀撰申胡子疇集歌成翔客喜  
 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泰娘本



韋尚書家王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臥病遇姪娘  
 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鸞鸞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  
 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錄  
 陸希聲妻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  
 巾擲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  
 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  
 陳敏兄妾越娘貌美兄死遂與款狎續齊諧記齊頴  
 寓山陰夜見前宰妾萬文娘墨莊漫錄李后王令官  
 嬪官娘以帛繞脚令織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  
 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太官

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  
 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  
 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  
 軍花蓋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  
 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官妃已與民間  
 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古刻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  
 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為利不在  
 常不在揚切湏款款細思量且上水莫問米浮圖倒



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  
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右不曉  
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為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已  
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  
人也豈其然與

上頭入月

今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  
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  
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  
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

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脉齋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自的為識  
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  
入月二字尤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入相  
伴洗裙裙

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入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  
長六寸許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  
鬢下須髮皆黃色間有白髮一根徧身黃毛長二分



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國  
 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即死因剖開背  
 後刺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按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西  
 海有二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詩  
 含神霧東北極有久長九寸殆為此小人也靖或作  
 淨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  
 贈者豈其人與

張翰林詩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

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紅貫日仙家談笑海揚  
 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此至正辛丑  
 間張蛻菴承旨翥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伯琦  
 詩也夫翰苑詞臣而寓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  
 矣



